

～老人～

12 月初的一個會議，搭著捷運，有些熱度與暈眩地往台大靠近。那是 0200 PM 的一個會議，討論整合型計畫。當天裡，從早排著工作行程，抱著工作電腦，回 mail 信件，打 mobile 電話，編輯 e-file 論文資料。因為一場下午的 meeting，所有的工作因此得成了 home-office。靠著 Internet 的神奇，依然成就了超越「時空」的工作，不需進 office，卻有著相同的動作，用著筆，一一的槓劃掉工作清單的任務。劃掉的瞬間，的確是「成就」下的輕鬆，如釋出一向累積的債務，此時該深得「如釋重負」的精隨吧！

進了台大的博理館，喔，那是林百里捐贈的一棟 building。該是校務基金，亦或其他的名目，捐贈的一筆經費，成就聳立一棟建築物。台大之所以為台大，台灣最大，不是校園最大，該是 background 最大，舉凡上至總統，下至市鄉官員，通包了。在業界裡，上至總裁，下至菁英份子，都是我們啦！「台灣最大」品牌，有品質保證的哦！捐了一棟，在這裡，蓋了另棟，在那裡，也成立首屈一指研究中心。誓言開發研究最新藥物，生化科技，總有著同出一轍的如此、這般說法：「為人類，社會，作出貢獻……」的致辭？

是的，集許多意想不到的「財富」皆在這裡，台大，背負著台灣最大資源，責任重了，該也是國人殷切期盼的「所在」。剩下的零星資源，散落在其他機構裡，混口飯吃。分點小屑屑，撐著過日子，就等著時勢造英雄。是的，勿妄自菲薄，一點一滴，累積能量，打造特色，不需過度迷戀名牌，大牌，品牌。從本分做起，你就是那創造者。總是這樣閒聊，勉勵學生！當著「不同」者，不需是「追隨」者，該是一念間的意志力罷了。

開完了會，與著友人 CH，走在校園裡，不趕著 home-office 事兒，CH 不趕著搭高鐵回南部，所以兩個人走著，聊著，進了校園郵局 2F 的速食店。頗有所指地對 CH 說，1991~1996 年，在台大的日子，偶而幾回合，跟著「老闆」在這裡……。被批著研究論文，坐在「老闆」身邊的年輕人，可真是冒足了冷汗。深怕，文章裡，寫了不該寫的句子，給了不該給的範例。最重要的是，當解釋了老半天，「老闆」依然眉頭深鎖時，知道完了，……。呵，那段時光，就在這 2F 裡。

2F，依然在，只是商家換了又換，已弄不清今家與明家。現在身份不再是學生，只是偶而

的過客，回來這個母校，當然沒有校園學生們來的瞭若指掌。與 CH 找了處坐下來，聊著合作計畫、理想與夢想。二杯 cokes 在桌前，喝上冰涼的那杯，吸吮之間，降了溫，也失了溫。開始了接下來，「生理變化期」。開始怕冷，開始穿起好些年不曾穿起棉厚內衣，把自己包得緊緊的。開車不再拉下兩扇前座窗門，享受野味，自然風的吹拂，也怕風了。進了 office，不再脫卸外衣，依然包裹著身子，似乎全身怕被搶劫似的……。呵，究竟發生甚麼事！

「老人」從此進入了生理衰老期，體力變差了。不再短衣短褲地四處遊走漫步，不再引人目光地 so strong; 視力也變模糊了; 偶而地眼壓上升也來軋上一腳。偶而左眼，偶而右眼，嚴重時，來個雙眼齊下，果真「舉目無清」啊! 在這節骨眼上，安排了兩個國外行程。到了陸國之南，海南島。嗯，俗稱「練身體」的好地方。是嗎? 確實令人期待想要南洋島國練身體，期盼再回台時，又是生龍活虎，一條漢子。呵，後來耳聞原來「練身體」非彼練身體，在一般觀光客眼裡那三個字，想的可是那春宵夜夢呀! 看來甬練了。回台了，老人依然病樣，體力未能及時恢復; 好不容易調了幾星期，有了點起色，一趟北國之行，Seoul，浸漬在零度 C 下的冰庫。雖見到雪花片片，零落在街頭，不見太多興奮之情。在寒風刺骨裡，老人的病似乎來不及康復，又即將發作。林林總總，舊疾未癒，新病再來。一個中國農曆新年，在床上躺了近一星期，十足廢人一個。全身無力，畏冷，鼻塞，頭昏腦脹，眼光模糊……。呵，「老人」度了一個令人難忘的新年啊!

提筆時，解脫了。隨手想翻起典卷，溫故知新，給這些磨難，加著點生活哲理。所以在「蹇」裡，說著：「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。利見大人，貞吉。」字語間，希望能平安渡過險阻磨難，願能貴人相扶，吉祥上伴身。終撐過了這新春年，己丑年。「解」裡：「利西南，無所往，其來復吉。有攸往，夙吉。」由「蹇」到「解」該就是來復。

經過這場劫難，得重新通透人、事、物的關係; 重新審視曾走過的軌跡; 重新估量定位與發展，重新尋求人生精神與價值，「老人」是這麼想的。停下筆，打住的一瞬間，想著這場折磨，似已磨了點智慧的甘甜，令人回味與點滴入味!

~秋風/王旭正~